

# 中美两国在南美洲的地缘经济格局比较

马腾, 葛岳静\*, 刘晓凤, 黄宇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 中国北京 100875)

**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日趋复杂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认同度日益提高, 大国间的地缘经济博弈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和手段。南美洲虽然是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的“外围地带”, 但其独特的地缘政治区位和作为中国“一带一路”拓展方向的战略定位, 使其成为中美两国地缘经济博弈的重要地区。文章从投资与贸易两个维度来刻画地缘经济联系的强弱, 探讨2000—2015年中美两国在南美洲地缘经济博弈的时空演变和格局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主要结论包括: ①中国与美国对南美洲的经济依赖明显低于南美洲国家对中美两国的经济依赖程度, 双边均呈现出失衡的相互依赖。②从时空演进上看, 相对于美国, 中国在南美洲的地缘经济联系强度的增强呈现出由南向北扩展的趋势, 这主要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 使得南美洲内部呈现南北差异。③中美两国在南美洲地缘经济博弈中, 在贸易与投资领域呈现出不同特征, 中国侧重于通过投资的方式与美国进行博弈, 并从2010年开始在投资方面比美国更具优势, 而美国则更加注重保持在南美洲已有的贸易地位。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一带一路”; 南美洲; 地缘经济; 中国; 美国

中图分类号: F114.4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462(2018)03-0001-10

DOI: 10.15957/j.cnki.jjdl.2018.03.001

##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Evolution of Geo-Economy of China and the US in South America

MA Teng, GE Yuejing, LIU Xiaofeng, HUANG Yu

(Faculty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mplexification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to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on, the geo-economic competition game between big power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lthough South America is a “marginal outskirts area” on the land according to the classical geopolitical theories, its unique geopolitical location and its strategic orientation as an extending area of the “Belt and Road” make it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region that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lay the geo-economic competition game on. This paper tries to ascribe the intensity of geo-economy relation from the dimensions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Next, explore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evolution of the geo-economic competition gam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South America from 2000 to 2015 and discuss the difference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We draw the conclusions as follows: Firstly,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depend less on South America than South America countries depends on the two countries, both sides presented an imbalance interdependence relation. Secondly, in terms of the spatio-temporal pattern evolution of the competition game, compar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 China’s geo-economic relations with South America countries appears an intensify tendency spreading from the south to the north, which is mainly restricted by geographical factors, separating South America by the Amazon rainforest. Thirdly, among the elements of the geo-economic competition gam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have shown different feature. China prefers to compete by investment and appears great advantage on invest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lay more emphasis on keeping the international trading dominant status on South America. Base on the discoveries above, we propose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irst, China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operation with South America on merchandise trade, especially the commodities that China and South America have higher complementarity. Second, when striving for bigger economic shares, China need to take differentiation strategy o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avoid head-on confront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Finally, in addition to deepening economic cooperation, China can explore new areas of cooperation in trade and economic sectors with South America.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Belt and Road; South America; geo-economy; China; the US

收稿时间: 2017-07-28; 修回时间: 2017-12-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041)

作者简介: 马腾(1990—), 男, 江西人, 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地缘环境。E-mail: mateng0119@163.com。

※通讯作者: 葛岳静(1963—), 女, 北京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地缘环境。E-mail: gejy@bnu.edu.cn。

随着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日益复杂,国际经济合作愈加紧密,其中的地缘政治因素也愈加突显,随之产生的国家之间为抢占战略资源和贸易份额等的竞争也愈演愈烈。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外向性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中国对世界很多国家的经济影响也逐渐增强。自 2012 年起,中国成为 128 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而同期美国的贸易伙伴国家数量为 76 个;自 2015 年起,中国对外投资首次超过外国对中国的投资,开始成为资本净输出国<sup>[1]</sup>。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意味着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影响与日俱增,成为世界经济所依赖的一股重要力量,但同时也可能影响了守成大国,尤其是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及其优势。

冷战结束后,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成为世界各大国首要追求的战略目标<sup>[2]</sup>,在当今全球化大背景下,地缘政治的冲突逻辑正逐渐让位于地缘经济的竞争逻辑<sup>[3]</sup>,地缘经济学是在这一环境下产生的解释国际关系的一种新理论。地缘政治学是基于空间视野的国际关系研究<sup>[4]</sup>,是根据各种地理要素和政治格局的地域形式,分析和预测世界范围内的战略形势和有关国家的政治行为<sup>[5]</sup>,简单来说就是分析地理因素(包括位置、人口、资源、气候等)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及国际政治权力的空间分布格局<sup>[6]</sup>。地缘经济学中对地缘的理解源于地缘政治,但又有明显区别:在地缘政治中的“地缘”是将全球或区域的地理因素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宏观地理因素(如海陆分布、重要通道等)与全球或区域政治权力的相互关系;而地缘经济中的“地缘”是以微观地理的角度,研究以领土边界为单位的民族国家基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差异<sup>[5, 7-8]</sup>。

国际关系研究中对经济因素的重视可以追溯到 15~18 世纪的重商主义时代,传统重商主义的商业战争,企图通过经济手段在政治上打败对手。到了 1960 年代末、1970 年代初,在核威慑的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的经济较量只可能造成纯经济上的后果,不会有政治上的后果,即经济既是一种政治手段也是一种政治目的<sup>[9-11]</sup>。而在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中,地缘经济综合“地理”和“经济”两个维度,以微观地理的视角,研究以领土边界为单位的民族国家基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经济结构等因素的差异在国际关系中形成合作、联合、竞争、对立和遏制的经济关系,或是国家(区域)间围绕商品市场、资源供应、资金技术流向等形成的竞争、合作与结盟关系<sup>[12-13]</sup>。在具体的研究内容上,学者们从地缘经济

格局(全球尺度)<sup>[14-15]</sup>、地缘经济系统(区域尺度)<sup>[16-18]</sup>、地缘经济战略(国家尺度)<sup>[19-22]</sup>等不同方面研究地缘经济现象<sup>[14, 23]</sup>。在研究区域的选择上,近年来侧重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sup>[24-26]</sup>和北极<sup>[16-17, 27]</sup>地区。在研究方法方面,大多数学者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从历史、政治、文化等角度进行阐述;也有部分学者采用数学统计分析的方法,构建指数和模型定量测度地缘经济关系,例如欧氏距离法<sup>[28-29]</sup>、聚类分析法、信息化指数和引力模型等<sup>[30]</sup>;还有学者借鉴经济学方法,如路径依赖<sup>[31]</sup>、经济整合等<sup>[32]</sup>,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地缘关系。在刻画地缘经济联系强弱的数据选取上,主要利用贸易<sup>[32]</sup>、投资<sup>[27]</sup>、经济技术合作<sup>[33]</sup>、人口流动、空间距离<sup>[34-35]</sup>等指标来分析地缘经济联系的强度。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在地缘经济的研究尺度和区域选择上,侧重于国家和国家内部尺度,对国家以上尺度如南美洲、大洋洲等区域的地缘经济格局研究极少,并且较少分析区域内部的国家特征及域外大国<sup>[36]</sup>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定量研究相对于定性分析较少,尤其缺少对国家和大洲尺度上地缘经济的测量方法;在研究内容上,对于地缘经济关系的测度大多停留在对区域或国家的贸易、投资分析,缺少两者结合及其在时间序列和空间格局上的对比分析。

南美洲虽然是传统地缘政治理论中的“外围地带”<sup>[37]</sup>,历史上饱受被殖民压制的厄运,但是随着南美洲国家的独立和发展,在世界上的地位有所改变,尤其是充当着“美国后院”的重要角色。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一带一路”倡议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认可,中国与南美洲之间的地缘经济联系也逐渐增强。近年来,南美洲已可以被看成一个较量场地<sup>[38]</sup>,包括了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间的博弈。本文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地缘经济领域,中美两国在南美洲的这种博弈的动态变化与影响力如何,以及这种地缘经济联系在南美洲内部各国之间是否存在空间上的差异。通过划分地缘经济贸易与投资两个维度,对比中美两国与南美洲地缘经济联系,本文试图分析中美两国在该地区的地缘经济影响及其时空格局演变。

## 1 研究区域特点与数据来源

### 1.1 研究区域概况

本文所述的南美洲东濒大西洋,西临太平洋,

北以巴拿马运河(地峡)为界,南与南极洲隔海相望,所定义的区域仅限于南美洲大陆国家和地区,共含13个国家(地区),分别为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秘鲁、巴西、智利、乌拉圭、巴拉圭、阿根廷、玻利维亚、圭亚那、苏里南、法属圭亚那。南美洲自然资源丰富,地势西高东低,大部分位于热带地区,气候以热带雨林气候和热带草原气候为主,区域内河流众多,流域面积广(图1)。

南美洲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所组成,由于过度依赖资源和能源,其经济依赖性与脆弱性较强。南美洲整体经济总量相对其他大洲较小,但发展速度

快,且易受外部环境的干扰而产生波动。近年来由于受经济危机、全球产能过剩等因素的影响,从2014年开始再次出现了经济负增长的情况(图2)。南美洲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相差悬殊,巴西和阿根廷为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加之委内瑞拉、哥伦比亚、智利和秘鲁,6国GDP占全洲的90%以上,而处于内陆的玻利维亚、巴拉圭等国则发展较为滞后。

### 1.2 南美洲的地缘区位特点

地图上一个地区的区位往往具有丰富的地缘政治内涵。南美洲的地缘政治意义一定要与北半



图1 南美洲位置示意图  
Fig.1 Location of South Ameri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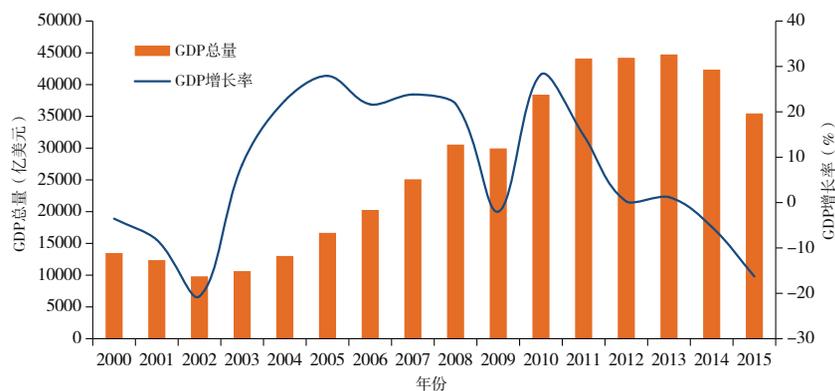


图2 南美洲经济发展概况  
Fig.2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outh America

球国家发生关系才起作用<sup>[39]</sup>。南美洲大部分地方到美国东海岸的距离和到西欧濒海地区的距离几乎相等,且本身也处于环太平洋地区之中,依托两大洋可以平衡与北美、西欧、亚太三方的地缘政治及地缘经济联系。因此索尔·科恩认为南美洲已有能力在海洋辖区内强化自己独立的地缘政治身份,而非继续被笼罩在美国的阴影之下<sup>[37]</sup>。在全球化与多元化的当下,卡普兰认为毒品运输、劳动力转移、民粹主义和反美主义成为当今南美洲对美国具体的新威胁<sup>[40]</sup>。南美洲的地缘区位内涵具体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 1.2.1 美国后院

早在1823年,时任美国总统门罗在《门罗宣言》中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之后欧洲国家的势力逐渐被美国排挤出了拉丁美洲,南美洲也自然地成为了美国的“后院”。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美国一方面极力维护南美洲的稳定,以避免来自南美的军事与安全威胁,因为南美各国的不稳定因素均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与利益构成直接威胁;另一方面,美国又极力阻止世界上其他大国在南美洲扩大影响力,并通过政治、军事、外交等多种手段加强对南美地区的控制<sup>[41]</sup>。在经济领域,由于南美洲各国出口多以石油、水产等初级产品为主,美国通过进口南美洲的资源型产品,向其出口高附加值的工业产品,利用技术优势与价格的“剪刀差”,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南美各国的对外经济贸易。

### 1.2.2 南极前沿

南极因其独特的区位和自然地理环境而具有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和意义,自20世纪以来各大国围绕南极大陆的博弈经历了领土要求、科考与资源需求、生态环境保护三个阶段,南极的地缘政治意义与影响也随之不断增强<sup>[42]</sup>。南美洲隔德雷克海峡与南极大陆相望,最南端的合恩角距南极仅967 km,因此南美洲也成为走向南极的前沿阵地。在世界大国布局各自南极战略的同时,南美洲国家也积极谋求在南极大陆的利益与影响力。由于南极洲实际和潜在的地缘战略意义,智利、阿根廷、巴西均对南极提出过领土要求,并强调保护本国在南极的权益,已达对该地区实现控制和影响的目的。此外,依托天然的区位优势,智利与阿根廷已经成为往来南极洲重要的补给与转运中心。

### 1.2.3 资源引领经济外交

南美洲森林覆盖率高,占南美陆地面积50%以上,巴西等国木材资源储量大;海洋资源丰富,其中

秘鲁沿海和巴西沿海为南美两大著名渔场;主要矿物资源为石油、煤、天然气、铁矿、铜矿与铝土矿,其中石油主要分布在委内瑞拉,铁矿主要分布在巴西,天然气与煤主要集中在委内瑞拉、阿根廷、巴西和哥伦比亚,铜矿主要集中分布于秘鲁和智利,铝土矿则主要分布在苏里南。南美洲共有28个油气盆地,油气资源储藏丰富,资源开发潜力巨大<sup>[43]</sup>。自1990年代以来,南美洲各国初级产品占货物出口总额的比重均大于50%以上<sup>[44]</sup>,其中工业原料与燃料出口所占比重最高。丰富的自然资源不仅是南美洲国家的主要对外贸易经济来源,也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有效外交手段。

近年来,南美洲国家的资源外交活动非常活跃,一方面,巴西等南美洲大国通过对周边玻利维亚、巴拉圭等小国采取出让油气的开采权和电力销售渠道等温和行动,获得了较好的周边地缘环境,塑造了南美洲地区领袖的地位<sup>[45]</sup>;另一方面,南美洲国家利用资源优势与大国开展的博弈,为本国争取应得利益和地位,尤其是南美头号石油产出国委内瑞拉与头号乙醇燃料产出国巴西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开展能源外交,利用矿物资源和能源优势在地区事务中确立了自身的主导地位,也促进了区域能源合作一体化的进程。

### 1.2.4 区域合作深入加强

南美洲区域合作进程显著,2004年已有的区域合作组织南方共同市场(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巴拉圭和委内瑞拉)、安第斯共同体(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与智利、圭亚那和苏里南共12个国家宣布成立南美国家共同体。为了深化区域一体化,2007年南共体更名为南美洲国家联盟(Union of South American Nations),通过成立南方石油公司、南美输气管道,建立了南方银行,取消内部商品关税等措施<sup>[46]</sup>,旨在建立一种“新型”一体化,即物理上的一体化和能源、通讯一体化以及政策的协调发展和技术转让,特别强调处理南美内部国家的不对称性,进一步推动南美各国各领域全方位一体化的进程<sup>[47]</sup>。一体化加强了南美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外交合力,为南美洲在国际地缘政治舞台上获得了更多重视和话语权,进一步提升了南美的地缘战略地位。

### 1.3 研究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2000—2015年中美两国与南美洲13个国家(地区)之间的贸易进出口总量以及在南美洲的投资存量数据等。贸易数据来自联合国商品

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世界银行(World Bank)。投资存量数据来自《2015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和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的数据库,其他数据如石油进口数据来自于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EIA)等。通过中美两国与南美的进出口贸易总量和投资存量的相对变化,来探究中美两国与南美洲的地缘经济联系的强度及其时空格局演变。

## 2 中美两国与南美洲的地缘经济关系及其时空格局

### 2.1 地缘经济关系整体特点

地缘经济联系取决于两个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性质,也取决于两国之间的贸易产品<sup>[48]</sup>。本文认为,投资水平也能较好地反映出两国之间的地缘经济联系。此外,基欧汉等认为国家之间存在权力的相互依赖,在当今地缘经济领域这种相互依赖表现得最为明显<sup>[49]</sup>。因此,从贸易和投资两个维度可以直观地探究中美两国与南美洲的地缘经济依赖关系,也可清楚对比中美两国在南美洲的地缘经济影响的变化。

图3与图4表明了2000—2015年中美两国与南美洲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变化趋势。由图3可知,在贸易方面,尽管中美两国均为贸易大国,但历年来与南美洲的贸易量仅占其贸易总量的很小一部分,其中占比最高年份仍不足总量的7%,说明中美两国主要贸易伙伴并不是南美洲。在时间序列对比上,中美两国则呈现出不同的趋势:中国与南美贸易比重呈现波动上升态势,虽然2013年以来略有下降,但比重已由2000年的1.5%上升至2015年的4.2%;而美国与南美洲的贸易有所增长,但波动幅度较大,2000年以来所占比重均处于4%~7%之间。图4则表明在投资方面中美两国则呈现出与贸易截然不同的趋势特征:中国对南美洲的投资由2003年的不足0.1%提升到2015年的0.95%,在此期间呈现出明显的波动上升态势;而美国对南美的投资历年均不足0.1%,呈现出低水平的缓慢下降的态势,到2015年占比仅为0.03%。

图3和图4说明尽管占比有所增加,但南美洲在中美两国的贸易和投资中均不占主要地位。探究双边的地缘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还需从南美洲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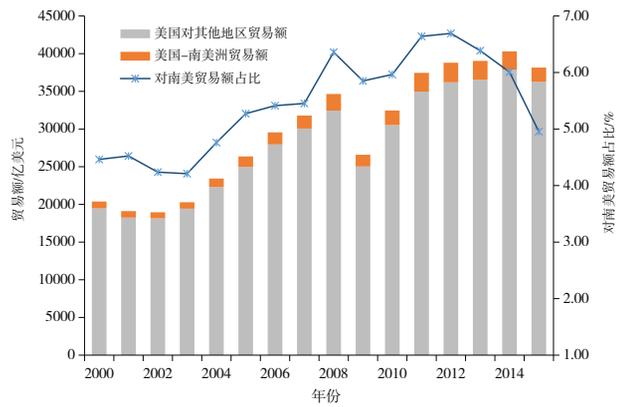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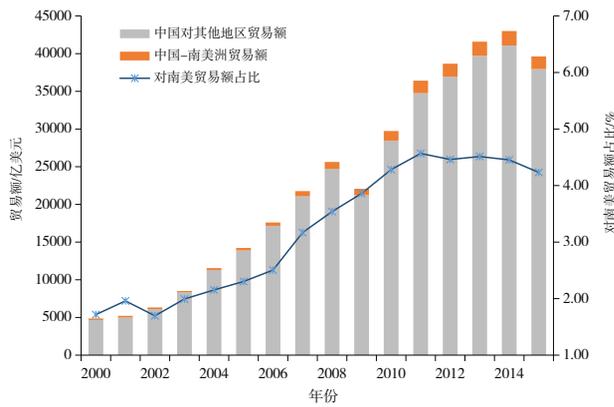


图3 中美两国与南美洲贸易额及占比变化(2000—2015)

Fig.3 Changes in trade volume and share between China, the US and South America (2000-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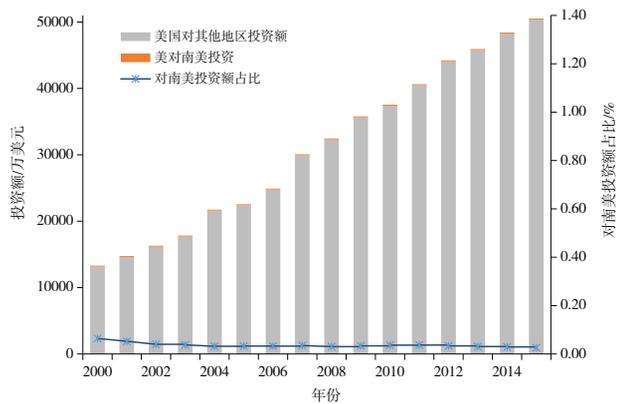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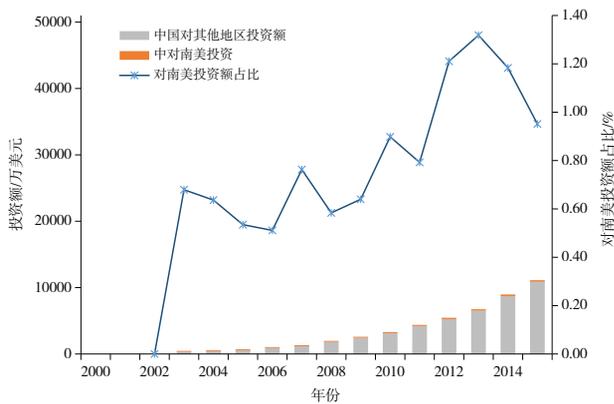


图4 中美两国对南美洲投资额及占比变化(2000—2015年)

Fig.4 Changes in investment volume and share by China and the US in South America (2000-2015)

身的角度出发,对比双边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以2015年中美与南美洲的双边地缘经济联系为例,由表1和表2可知,中国与美国对南美洲的经济依赖明显低于南美洲国家对与中美两国的依赖程度,双边均呈现出失衡的相互依赖。中美两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与本国GDP的比值达35.76%和21.14%,而与南美洲的贸易总额同中(美)GDP的比值仅不足2%;而与之相反,南美洲的经济对中美两国的依赖程度较高:南美洲的最大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即为中、美两国,双边贸易量分别占南美洲贸易总量的17.77%和15.91%,与中美两国的贸易量之和占南美洲国家贸易总量的1/3(33.68%),在进口方面则表现更为明显。在投资上,中美两国与南美洲国家之间相互的投资额均不到各自对外投资总额的1%,说明投资方面,中美与南美洲的相互依赖程度极低;而在中美两国的对比中,中国(0.95%)对南美洲的投资比例则远高于美国(0.03%),而南美洲对美国的投资比例(0.21%)则高于对中国的投资(0.04%)。

表1 中美两国与南美洲地缘经济联系(2015年)

Tab.1 Geo-economic linkages of China and the US with South America (2015)

观测指标(%)	中国	美国
对外贸易总额/本国GDP	35.76	21.14
与南美洲贸易额/本国GDP	1.51	1.05
与南美洲贸易额/本国对外贸易总额	4.22	4.97
对南美洲出口额/本国出口总额	3.34	6.65
从南美洲进口额/本国进口总额	5.44	3.85
对南美洲投资额/本国投资总额	0.95	0.03

表2 南美洲与中美两国地缘经济联系(2015年)

Tab.2 South America's geo-economic linkages with the US and China (2015)

观测指标(%)	中国	美国
南美洲与中(美)贸易额/南美洲贸易总额	17.77	15.91
南美洲对中(美)出口额/南美洲出口总额	16.45	13.23
南美洲从中(美)进口额/南美洲进口总额	19.04	18.48
南美洲对中(美)投资额/南美洲投资总额	0.04	0.21

南美洲国家对中美两国的经济依赖主要原因

表3 南美洲对中、美两国进口、出口总额排行前五的商品

Tab.3 Top five commodities that South America exports/imports to/from China and the US

出口排名	中国	美国	进口排名	中国	美国
1	燃料油种子和含油果实(22)	原油(333)	1	电信、录音音响设备(76)	成品油(334)
2	有色金属(68)	有色金属(68)	2	电气机械(77)	医药产品(54)
3	金属矿砂及金属废料(28)	其他运输设备(79)	3	一般工业机械(74)	一般工业机械(74)
4	原油(333)	发电机械设备(71)	4	服装及衣服配件(84)	化学材料及制品(59)
5	纸浆及废纸(25)	金(非货币)(97)	5	办公室机器(75)	服装及衣服配件(84)

注:括号内为进出口商品编码(按SITC 3分类)。

为双边的贸易商品结构互补性较强。中美两国为南美洲出口初级产品的主要市场,而南美洲国家则成为两国工业制成品、化学医药品和服装等商品的主要出口对象。从表3可知,南美洲向中美两国主要出口产品为石油、有色金属、矿(石)和植物燃料等,均为原料、燃料等初级产品;而从中美进口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服装和化学、医疗用品,大部分为附加值较高的工业制成品。值得注意的是南美洲国家对美国出口第一位的商品为原油,而进口第一位的商品为成品油,这主要是由于巴西等产油国过于注重原油开采而忽视了石油精炼,导致巴西燃油短缺,从而加重了对美国的燃油进口依赖<sup>[50]</sup>。因此在贸易方面,南美洲国家与中美两国存在着不平等的相互依赖关系,即南美洲地缘经济更依赖于中美两国。

## 2.2 中美两国与南美各国地缘经济关系的时空格局

鉴于数据的完整性和可获得性,本文分析2003、2007、2011、2015年4个时间节点上中美两国与南美洲各国之间在贸易和投资两个维度的地缘经济时空格局演变(图5)。以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额、投资额的比值为指标衡量中美两国在南美洲的地缘经济影响的差异,取比值为1作为分界点,比值小于1表明中国对该国的贸易或投资影响小于美国,比值大于1表明中国对该国的贸易或投资影响超过美国。由图例可知,第三象限灰色表示中美在该国的贸易和投资比值均小于1;第二象限绿色和第四象限粉紫色分别表示中美的贸易、投资比值超过1,而另外一项低于1;第一象限深紫色则表示中美在该国的贸易和投资的比值均大于1。总体发展过程上来看,2003—2015年中国与南美洲多数国家的地缘经济联系强度逐渐超过美国。

由图5可知,从整体上看,2003—2015年中国与南美洲的地缘经济联系有着明显的加强,并逐渐超过美国,到2015年已占据较为明显的优势。2003年,中国除在与秘鲁、圭亚那和苏里南的贸易联系上超过美国外,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投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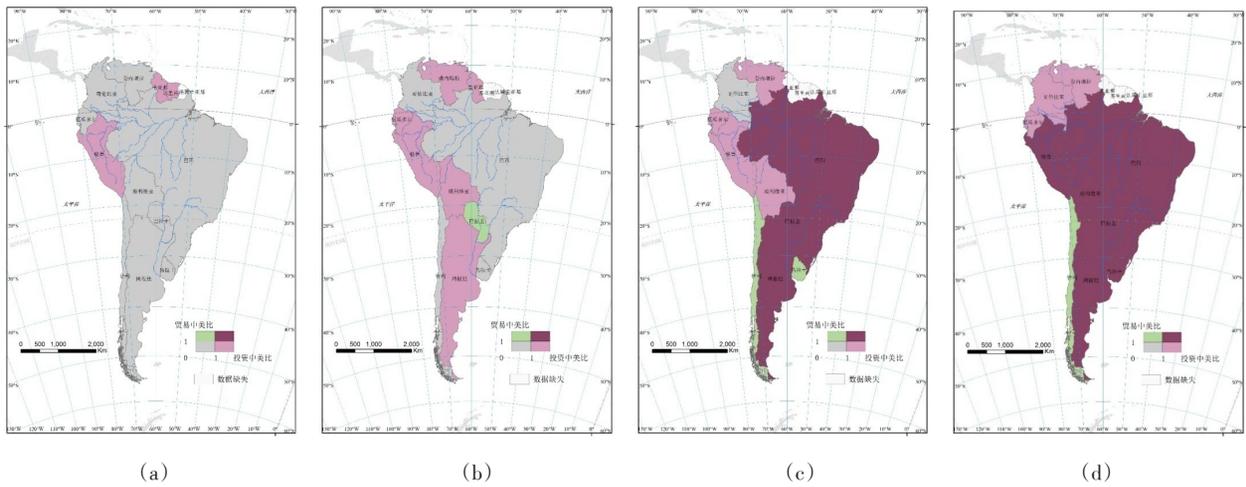


图5 中美两国与南美洲贸易和投资联系比较 (a、b、c、d 分别代表 2003、2007、2011、2015 年)

Fig. 5 Comparison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the US and South Americ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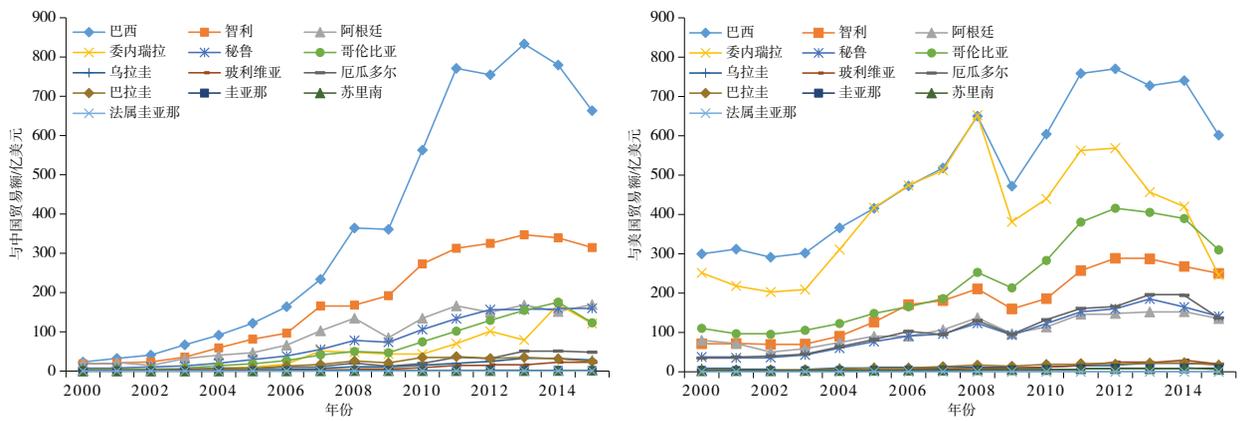


图6 中美两国与南美洲各国贸易额变化 (2000—2015)

Fig.6 Changes in trade volume between China, the US and South America countries (2000—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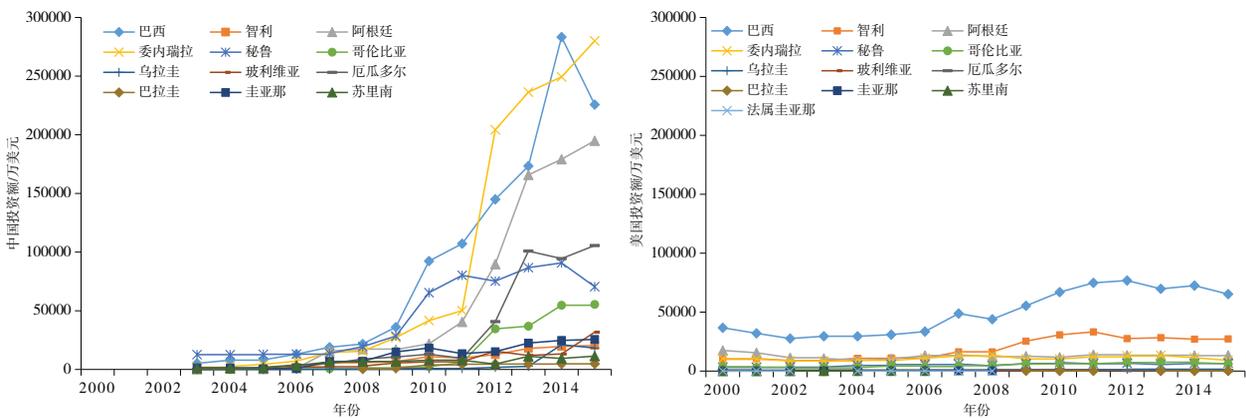


图7 中美两国对南美洲各国投资额变化 (2000—2015)

Fig.7 Changes in investment in South America countries by China and the US (2000—2015)

都远弱于美国;2007年,中国与委内瑞拉、阿根廷、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的贸易联系开始超过美国,对巴拉圭的投资强度也开始超过美国;到了2011年,中国与南美洲国家的经济联系呈现出了显著的增强,与巴西、巴拉圭、阿根廷的贸易和投资联系都明

显强于美国,对智利和乌拉圭的投资强度也开始超过美国;2015年,与中国贸易和投资联系都明显强于美国的国家还增加了乌拉圭、秘鲁、玻利维亚,中国与哥伦比亚的贸易联系也超过了美国。

从中美两国与南美洲国家在贸易和投资上比

较的时空格局变化来看,中国在南美洲的地缘经济影响主要从对较小国家的投资开始,并不断增强和扩展,在巴西、阿根廷等大国的影响和扩展速度更快。自2011年起,中国在南美的贸易比重开始较大幅度超过美国,到2015年除北部国家之外,中国已经成为南美洲主要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除智利与数据不全的圭亚那、苏里南、法属圭亚那三个国家和地区外,中国在南美的投资已经超越美国占主体地位。目前中国与南美洲的地缘经济联系总体上超过美国并在当地占主导地位。

究其原因,从总体上看,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时期,与南美洲的地缘经济联系也呈现出不同的态势。从贸易和投资两方面来看(图6、图7),两国在南美的地缘经济博弈中,中国侧重于采用投资的方式,从2010年开始中国在南美的投资比美国更具优势;而美国更加注重保持在南美洲的贸易优势。这是由中美两国经济发展特点和历史所决定:一方面是美国与南美洲地理位置接近、贸易互补性更强,南美洲长期以来就是美国的原料产地和消费品市场;另一方面,美国在南美洲的投资项目已经营多年,变化幅度小,而中国在国内产能过剩和资金过剩的压力下急需开拓新的投资空间。在与美国围绕南美洲进行的地缘经济博弈中,中国利用自身的优势,不与美国在贸易上发生正面交锋,选择开辟投资这一新的维度,用投资作为主要手段加强在南美洲的地缘经济影响力。近十年来,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增加了近8倍;自2002年开始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逐年剧增,总额增加了近40倍。而美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历史均相对悠久,规模大增速慢,近十年来美国对外贸易总额增加了近2倍,对外投资总额增加了近4倍。因此在2000—2015年这10多年间,与南美洲的地缘经济联系中国呈现出较强上升的态势,其中投资表现较贸易更为抢眼;而美国与南美洲的地缘经济联系显得较为保守,仅与少数国家保持着较强的贸易联系,整体呈现出其优势地位将被中国赶超的态势。

除了贸易结构与发展阶段等原因之外,地理因素亦起到了关键作用。从地理空间上看,中国与南美洲的地缘经济联系强度逐渐超过美国并呈现出了由南向北扩展的趋势。即由南部的阿根廷、玻利维亚、巴拉圭开始,逐步向智利、乌拉圭、巴西、秘鲁等国扩展,最后扩展到北部的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呈现出大致由南向北空间上的扩展趋

势。而在南美洲北部国家,美国的地缘经济联系依旧很强,由图6可知,美国与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的贸易量明显大于中国,因此目前中美两国在此的地缘经济博弈也最为突显。其中自然地理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斯皮克曼认为美洲的内部分化不是在北美和南美之间产生,而是在亚马孙地区赤道雨林以北和以南之间产生<sup>[39]</sup>,这与非洲以 Sahara 沙漠为界区分出的北非和 Sahara 以南的非洲类似, Sahara 以北的非洲则属于西亚北非环地中海地理单元。受地形地貌环境的影响,美国对南美洲的渗透必然会受到横贯南美大陆的亚马孙雨林的影响,因此亚马孙雨林以北的国家一直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内,如美国在1898年美西战争后毫无争议地控制了“美洲的地中海”——加勒比海地区一样<sup>[40]</sup>,使得该地区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美国的地中海”,即不容其他大国染指且维系着美国重大政治经济与安全利益的地区<sup>[4]</sup>。世界交通要道巴拿马运河也位于该区域内,而巴拿马运河(地峡)在美国地缘政治中具有重要意义,也正是中国地缘空间发展最为有限的地方。此外,南美洲北部国家是美国重要的能源进口市场,具有重要的能源地缘政治含义<sup>[51]</sup>,以石油为例,美国在南美洲北部三国进口的石油占其在南美洲进口石油的86%左右,占其世界进口石油的14%,是保障美国能源安全的重要区域。因此,相对于中国,美国在该区域仍然保持着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的优势地位。

### 3 结论与建议

#### 3.1 结论

地缘经济是国家或区域之间地缘政治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南美洲为案例,首先提炼了南美洲的地缘区位特征,之后从贸易与投资两个维度来分析中、美两国在南美地缘经济博弈的动态变化,以及地缘经济联系在南美洲内部空间上的差异。具体结论包括:①中美两国对南美洲的经济依赖明显低于南美洲国家对与中美两国的依赖,呈现出不均衡的相互依赖,这种依赖主要因为双边的贸易商品结构互补性较强。②从时空演进上看,相对于美国,中国在南美洲的地缘经济联系强度的增强呈现出了由南向北扩展的趋势,从2007年开始这种扩展速度明显加快。但受到自然地理因素——亚马孙雨林——阻隔的影响,美国对南美洲北部国家的影响仍旧强于中国。③中美两国在南美洲地缘经济博弈中,在贸易与投资领域呈现出不同的特

征。中国侧重于通过投资的方式与美国进行博弈,从2010年开始中国在投资方面比美国更具优势,而美国更加注重保持在南美洲已有的贸易地位。

### 3.2 建议

南美洲独特的地缘政治区位赋予其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对中国的地缘战略选择有着重大的意义:“美国后院”说明南美洲是当今世界超级大国重点关注的邻近空间,亦能成为新兴大国与其博弈的场所,亦可成为中国对美外交的筹码和杠杆<sup>[5]</sup>;“南极前沿”则表明南美已经成为各大国围绕南极展开空间博弈、全球话语权争夺等的热点地区,中国与南美洲的地缘关系改善有利于中国维护在南极权益和战略地位;“资源引领经济外交”指出了南美洲的经济和外交的基础,决定了大国在南美洲施加影响的地缘经济方法或手段,说明了中国的市场和投资是推动中国与南美洲地缘经济联系的重要力量;“区域合作深化”则说明南美洲在国际舞台上已经形成合力,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日益增强,也表明中国在与南美洲国家双边合作的基础上,应更加注重与南美的整体合作。依据前文分析并结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①南美洲为“一带一路”的拓展方向区,合作潜力大。“一带一路”作为当今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指导战略,南美洲是其重要的拓展方向区。中国与南美洲各国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合作空间广大,南美洲虽然与中国空间距离较远,且作为“美国后院”与中国往来具有敏感性与复杂性,但其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仍具有全球性意义。中国与南美洲国家商品贸易互补性强,双边需求日益增长,且仍极具潜力。南美洲是中国重要的粮食、能源、矿产的重要进口来源地,与许多国家产业合作较为紧密;而南美各国是中国工业制成品和服装的主要出口对象,由于各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市场需求潜力巨大。此外,中国与巴西建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阿根廷、秘鲁、智利、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与安第斯共同体建立了政治磋商与合作机制,双边开展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合作的前景广阔。

②重视南美洲各国之间的差异,采取针对性的经济策略。南美洲内部各国之间存在着与中美两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因此要正视这种差异,采取适合各国国情的策略。依据南美洲内部国家间的空间差异,应采取“先南后北,各有侧重”的南美经济策略。如在南部,中国应进一步巩固与

南部国家的地缘经济联系,提高对智利的投资水平;加强与巴西的矿产、能源、农业等产业精细化合作,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进一步加强与巴拉圭的经贸、投资往来和政治对话,为实现外交正常化打下坚实基础。在北部应逐步加强与该地区国家之间的地缘经济联系水平,如加强对委内瑞拉的项目投资与能源合作,加大对这些国家基础设施的投入,争取更加优越的贸易和投资政策;同时为了避免与美国正面对峙,中国可以强化在该地区的投资,不一定要在贸易上抢占该地区。

③深化经济合作,拓宽合作方式。目前中国与南美洲的合作方式仅停留在较为传统的商品贸易和投资两个方面,今后应深化合作,拓展合作方式,如加强与南美洲国家的自贸区 and 经贸合作区建设。在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方面,目前仅有1家位于南美洲的委内瑞拉<sup>[52]</sup>,而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建成46个合作园区<sup>[53]</sup>,运用这种合作园区模式可以深化双边经济合作与交流,促进中国与南美洲经济合作水平的提升。除经济合作之外,南美洲国家认为需要建立一个多维性质的新安全观,以应对各种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威胁。因此中国可以与南美各国加强安全合作,在利益共享、互惠和平的安全观上达成共识,在反对恐怖主义、有组织跨国犯罪、世界毒品问题、腐败、洗钱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深化合作。

###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
- [2] 李继东,等. 21世纪中国地缘经济战略:华南经济圈研究[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 [3] 王礼茂,牟初夫,陆大道. 地缘政治演变驱动力变化与地缘政治学研究新趋势[J]. 地理研究,2016,35(1):3-13.
- [4] 杰弗里·帕克. 地缘政治学:过去、现在和未来[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 [5] 倪世雄. 我国的地缘政治及其战略研究[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
- [6] 倪世雄.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 [7] 陆大道,杜德斌. 关于加强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研究的思考[J]. 地理学报,2013,68(3):723-727.
- [8] 洪菊花,骆华松.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之争及中国地缘战略方向[J]. 经济地理,2015,35(12):26-35.
- [9] 倪世雄,潜旭明. 新地缘政治与和谐世界[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3(5):123-125.
- [10] Luttwak E N. From Geopolitics to Geo-Economics: Logic of Conflict, Grammar of Commerce[J]. National Interest, 1990,

- 20(20):17-23.
- [11] 爱德华·勒特韦克. 涡轮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的赢家与输家[M]. 褚律元,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169-170.
- [12] 毛汉英. 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格局和对策[J]. 地理科学进展,2014,33(3):289-302.
- [13] Luttwak E N. From Geopolitics to Geo-Economics: Logic of Conflict, Grammar of Commerce[J]. National Interest, 1990, 20(20):17-23.
- [14] 李敦瑞. 地缘经济学的理论流派与发展趋向[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1):26-29.
- [15] 陈迎春. 论海外利益与中国的经济空间[J]. 发展研究, 2013(3):19-24.
- [16] Avango D, L Hacquebord, U WrKberg. Industrial extraction of Arctic natural resources since the sixteenth century: technoscience and geo-economics in the history of northern whaling and mining[J].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2014, 44:15-30.
- [17] 彭秋虹,陆俊元. 原住民权利与中国北极经济参与[J]. 世界地理研究,2013,22(1):32-38.
- [18] Carmody P R, F Y Owusu. Competing hegemony? Chinese versus American geo-economic strategies in Africa[J]. Political Geography, 2007, 26(5):504-524.
- [19] Masoudi S M, Ezzati E, Rashidnejad-Omran N, et al. Geoeconomics of fluorspar as strategic and critical mineral in Iran[J]. Resources Policy, 2017, 52:100-106.
- [20] 潘忠岐,黄仁伟. 中国的经济战略[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3(5):116-122.
- [21] 王满. 中国地缘经济时空格局演变及其战略研究[D]. 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4.
- [22] 夏立平. 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双重视角下的美国“印太战略”[J]. 美国研究,2015(2):32-51.
- [23] Smith A. Imagining geographies of the "new Europe": geo-economic power and the new European architecture of integration[J]. Political Geography, 2002, 21(5):647-670.
- [24] 李鹏,封志明. 地缘经济背景下的老挝橡胶林扩张监测及其影响研究综述[J]. 地理科学进展,2016,35(3):286-294.
- [25] 安虎森,郑文光.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战略内涵——地缘经济与建立全球经济新秩序[J]. 南京社会科学, 2016(4):5-14.
- [26] 王淑芳,刘玉立,葛岳静,等. 中国—东盟经济研究综述[J]. 热带地理,2015,35(5):730-738.
- [27] Brutschin E, S R Schubert. Icy waters, hot tempers, and high stakes: Geopolitics and Geoeconomics of the Arctic[J]. 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 2016(16):147-159.
- [28] 苏东辉,骆华松,蔡定昆. 区外大国与东南亚经济关系测度分析[J]. 世界地理研究,2013,22(1):1-11.
- [29] 张学波,武友德,骆华松. 经济关系测度与分析的理论方法探讨——以云南省为例[J]. 地域研究与开发,2006,25(4):34-39.
- [30] 邓春玉. 珠三角经济圈对外经济联系与地缘经济关系匹配分析[J]. 地理科学进展,2010,29(2):208-216.
- [31] Lim K F. On China's growing geo-economic influence and the evolution of variegated capitalism[J]. Geoforum, 2010, 41(5):677-688.
- [32] 樊杰,赵燕霞,田明,等. 台湾海峡两岸经济整合的驱动机制与途径[J]. 地理学报,2003,58(3):415-423.
- [33] 于树一. 论中国中亚经贸合作与我国经济安全的关系[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2(4):56-61.
- [34] 杨文龙,杜德斌,刘承良,等. 中国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内部机制[J]. 地理学报,2016,71(6):956-969.
- [35] 李正. 经济地域系统关联结构理论与实证[D].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4.
- [36] 王淑芳,葛岳静,刘玉立. 中美在东南亚影响力时空演变及机制[J]. 地理学报,2015,70(6):864-878.
- [37] 索尔·科恩. 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M]. 严春松,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163-164.
- [38] Zhao S. A New Model of Big Power Relations? China-US strategic rivalry and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Asia-Pacific[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5, 24(93):377-397.
- [39]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 和平地理学[M]. 俞海杰,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40] 罗伯特·D.卡普兰. 即将到来的经济战争[M]. 涵朴,译.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 [41] 石磊. 冷战后美国与南美洲国家的军事合作[J]. 拉丁美洲研究,2016(3):82-101.
- [42] 陈玉刚,周超,秦倩. 批判地缘政治学与南极政治的发展[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10):116-131.
- [43] 徐世澄. 南美洲国家的能源外交与合作[J]. 国际石油经济, 2007(10):37-40.
- [44] 赵雪梅,周璐. 南美洲国家出口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的困境[J]. 拉丁美洲研究,2015(6):9-14.
- [45] 德烈·S·希夫特,闫博. 从温和行动到地区领袖:巴西对南美国家的外交[J]. 中国与世界,2013(3):119-126.
- [46] 百度百科. 南美洲国家联盟[EB/OL]. <https://baike.baidu.com/item/南美洲国家联盟/3566911?fr=aladdin>.
- [47] 百度文库. 中国与南美洲国家联盟的安全合作[EB/OL]. <https://wenku.baidu.com/view/daff061759eef8c75fbfb3a2.html>, 2017-05-21.
- [48] Ravindran M S. China's Potential for Economic Coerc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J]. Journal of Current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2012, 31(3):105-132.
- [49]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 权力与相互依赖[M]. 门洪华,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50] 腾讯财经. 外媒:巴西为何依赖美国燃油进口[EB/OL]. <http://finance.qq.com/a/20140123/015643.htm>, 2017-05-21.
- [51] 杨宇,刘毅,金凤君. 能源地缘政治视角下中国与中亚——俄罗斯国际能源合作模式[J]. 地理研究, 2015, 34(2):213-224.
- [52] 曾芳兰. 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区位选择研究[D]. 昆明:云南大学,2016.
- [53] 人民网. 中国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46个境外合作园区[EB/OL].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6/0818/c1002-28645727.html>, 2016-08-18.